

少年追命

卷下

〔香港〕 溫瑞安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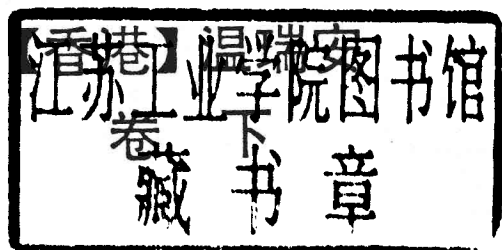
溫瑞安

超新 武俠

四大名捕斗將軍系列

●四大名捕斗将军

少年追命



漓江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五月

(桂)新登字 03 号

四大名捕斗将军系列

少年追命

温瑞安 著

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 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各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◎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6 字数 52 万字

1993 年 5 月第一版 1993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-20,000 册

ISBN 7-5407-1034-9 I·730

全三册 定价: 15.95 元

自凄凄人

急变骤生。

大变倏然来。

连铁手和无情都给镇住了。

那“罗汉”也跟一般人一样，只有十只手指，但他以十只手指却一口气扣死了诸葛先生背部二十三处要害！

那个“伏虎罗汉”竟是活的人！

——他既是活的，只怕就得有人死！

因为这人的武功要比梁自我高。

出手比何平更毒。

他的年纪也比他俩都大。

诸葛先生两道法令向下弯，很用力的感觉也是很痛楚的表情。

他在育苦时仍予人有力的感觉。

他长吸一口气，想开声，那枯瘦精悍的罗汉一发力，全身格格作响，像每一根骨骼，都要自肌肉里自行裂肤而出亲自为主人执行决杀令一般。

他脸上有一种奇诡的笑容。

极之诡异，十分凄其。

铁手不敢上前。

无情没有上前。

——因为诸葛先生已落在这人的手里。

楼里本来书卷味很重，可是，现在突然统统消失。

只剩下了杀气。

连月色都不再柔和了。

月色凄其。

诸葛先生又长吸了一口气。

他佝偻着身子，吸气如长鲸。

那罗汉的神色更是凄厉。

诸葛先生再吸了一口气，像他胸臆里有三十二朵肺一齐狂索空气一般。

然后，他已可以说话了：

“你……是……雷……损……？”

那“罗汉”诡异凄厉的道：“是。”

他大概还想说下去。

但他只说了一个字，便不说了。

——为什么？

诸葛先生又吸了一口气。

他一吸气，身子不是膨胀，而是更瘦了。

“没想到，‘江南霹雳堂’的人还是来了，而且派的还是东京主派的‘六分半堂’的部堂主；”诸葛叹道，“你的暗算术比‘下三滥’和‘太平门’都更高明。”

他又再吸气。

雷损已一句话都答不出来。

只见他的十根指头在诸葛背脊之际狂舞乱颤，时缓时速。

诸葛又吸气的时候，整个人都瘪了下去。

雷损的脸色更诡秘。

神色更是凄怆。

“你的‘快慢九字诀法’，以凄厉伤人，但一旦凄伤不了人，就得伤己；”诸葛道，“你扣的是我的死穴，但我的功力一向都聚在死穴上发动最强盛的反击。”

然后他又吸了一口气，胡子份外的银，头发分明的白，脸色也是。

接着他审慎的道：“得收手时且收手。”

雷损这时说话了：“拿起容易，放下难。”

话一说完，他突然放了手。

十指像着了主人翁似的弹动如拨急弦。

他凄然苦笑道：“但当放手时得放手！”

话一说完，他以右手拔刀。

刀一拔出，无情眼里，刀光如月，皓如银雪。

铁手所见，刀如铁，凄厉砭骨。

何平却看到一把弯曲的刀，像一条灰色而光滑的大虫。

三人都以为他要挺刀再距。

雷损眼也不眨，信手挥刀，刀光一闪，切下了自己的尾指、食指、无名指。

三指断。

刀光减。

诸葛已挺身了身子，动容道：“好刀！”

雷损以右手点穴止血。

诸葛意犹未尽，赞道：“好刀法！”

雷损掏出金刚创药敷伤处。

诸葛叹道，“这应是‘不应’定刀。”

雷损闭上了眼，运气调息。

铁手、无情、何平仍震愕莫已，一时未能回复过来。

诸葛抚髯，在等雷损：“你的指法也极好，可惜是按在我的死穴上。”

“我没料到你已把要害全练成了反击力最强的所在；”雷损这时徐徐的睁开了眼，在这段的片刻间，他当机立断，放手、断指、止备、敷药、且已运气调息，“没办法，就算我收手得快，但你的内力已然回攻，渗入了我三指指尖第一节，我若不马上切断，就会一切骨骼撞碎另一节，直至全身无一崩头不碎为止。”

诸葛满口俱是称赞之色，“壮士断腕，高手断指，意思都是一样，反应却都不凡。”

雷损苦笑道，“我还是留着条命来杀你的好。”

然后他凄然的道，“不过今晚是杀不到的了。自凄凄人，好个诸葛，多蒙不杀，后会有期。”

话一说完，他一顿足，冲天而起，撞破屋瓦而去。

铁手和无情过去搀抚诸葛先生。

诸葛笑摇手。

然后他慈和的笑问何平：“你不走？还想再暗算一次？”

何平忙摇首，又摇手，“不了，我要看的都已经看到了——除非是尊主‘何必有我’亲自出手，不然，我看谁也杀

不了先生的了。”

他向诸葛一揖，再向二人拱手。

然后他下楼。

一步一步的下楼。

一步步的离去。

一步也不轻浮。

待他远去后，诸葛第一句才说：“这年轻人日后是极可怕的对手……”

然后他一捂胸、一张口、哇地吐出了一口金血。

金色的血。

自妻妻人

诸葛先生毕竟是人。

他着了雷损的暗算，但他已把周身死穴要害练成气聚最强的所在，反折了雷损三根手指。

——只是，雷损的“快慢九字诀法”，确也非同小可。

诸葛先生的经脉也受了冲击。

受了伤。

——不知伤得重否？

这是铁手一路快马、离京三百里时仍思忖着、考虑着的事。

“世叔便由你来照顾了”，临行临别，铁手对无情诚挚无比地道，“蔡京派了这么多高手来杀世叔，都不好对付，你要当心才是。”

无情道：“你的任务，我也听世叔说了。据悉惊怖大将军派唐仇和燕赵杀凤姑和长孙光明，‘四大凶徒’更是没有一个好惹的。你记住了：赵好小气，唐仇狠毒，燕赵狂妄，屠晚凄厉，如果以一对一，尚可一战，但你要对付他们四人，得联合冷四和崔三的力量，或可不败，但也难以

取胜——除非他们四人先自乱阵脚。不过四大凶徒，有的只凶不恶，不一定都要铲除。”

“听着了，”无情虽比铁手年轻许多，但铁手对这位“小大师兄”一向都是心悦诚服不已，“你有没有锦囊或是蜡丸赠我，以解我在遇危时之困？”

无情笑了。

他笑的时候很好看。

像化蝶飞去，翩翩笑意。

像涟漪在水里开花漾去，水花。

像啄啐同时的小鸡，破蛋而出。

像冷血。

——冷血的笑意也如岩石上的开花，不过无情更凄美些，似云破月现，冷血却似云散日出。

“我没有锦囊、蜡丸、千年参，你也没有秘籍、要诀、藏宝图，世叔有未卜先知的本领，我没有。我也研究术数，只为作为统计推算，自有理趣，可藉此多了解些天地宇宙间的运行流转，但却不想预知自己前程路。如果有命，一早天定，我先知道了又有何用？走一条早已熟知的一木一石的路，又有何兴趣可言？如果我能改变命运，那就没有命运这回事了，我又何必要信？如果我知道我一辈子就只能坐在轿子里、轮椅上，也许我一早便放弃不练轻功了。”

“大师兄言重了。对了，忘了恭喜师兄，原来已练成绝世轻功‘流风所及’，可以凌空飞渡了！”

“我还没练成哩 我只是看‘唐人传奇’中，有描写抛绳飞空、凭空去来的轻功提纵术，便下苦功研究寻索其理，

加上世叔的引导，便发现了一些窍妙：例如人在水里，出力挣扎，便会下沉，若任由水势，则尚能略浮，其实在空中，只好神舍意守，加上我少了别人一只腿的缺点可以转化为优势，倒是练就一些纯粹是吓唬人的轻功，正如唐人和昆仑妈以绳技掩人耳目，说穿了不值一晒，待冷，崔二位师弟回来时，才一并说予你们当笑话听。说来，我的轻功要真正与追命老三相比，还得差上一截呢！”

“所以我不跟老三比跑得快！”

铁手笑道，他一直都觉得大师兄很苦、很孤独、很悒悒不乐，他便常逗他开心；因为有这种心意，他常常忘了自己年纪其实要比师兄长，老是找无情说笑。

“我没有锦囊妙计，就算有，也不敢模仿世叔的作法。要是真正尊敬一个人，便可以跟他学习，但不要模仿他，他辛辛苦苦，一手创立的事物，给人一抄就抄袭掉了，多不公平！从来只听过模仿人的人最后失去了自己，没听说过模仿人的人终于成了天才。”无情跟这“二师弟”也特别谈得来，因为他有一切他没有的“东西”：他有雄浑的内力，他有宽阔的肩背，他有方正的俊脸，他有宽宏的气量，他有温厚的胸襟，他有宽广的阅历……但无情觉得自己都没有这些，“我只有一句口诀，是世叔要我转达给你听的，他说，你如果遇难时，就不妨念：去夏正好轻衫笑，这一句诗好好寻思。”

他微笑又道：“他老人家说：有你受用的了。”

铁手喃喃地重复了几次：“去夏正好轻衫笑。”

却不懂是什么意思，只好反复咀嚼、沉吟。

无情见他这般神情，便说：“也许时机未到，所以一时

参不透。”

铁手问，“世叔他老人家可好些了？”

“他仍在养伤，不能送你了。”无情也忽想起一事，正色道，“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，‘青花会’老会主‘嫁拳娶掌’杜怒福，此人自创苦修的一种神功，就叫做‘自妻妻人’，很是厉害。”

“自妻妻人？哈！”

“唔？”

“我只想到梁自我。”

“不，他那只是自欺欺人。但‘自妻妻人’大法却不可小觑，他看来伤己，其实是伤人；貌似攻己，实是攻人。”

“这倒是一门怪武功。”

“世上有的是先把自己人害得一穷二绝，把自家人杀得一清二光，把自己所作恶事推得一干二净，然后才再来重事建设、施舍、恩照。对这些人而言，自己和权利，绝对是他赐予才算；谁敢自行争取，他就杀谁。”无情寒脸盛色地道，“我比不上世叔，他人情豁达；我也不如你，你为人漫厚。对我而言，平生只服有才有为者；对于有钱人，我看不起，他们算啥？赚几个钱就当神拜，铜臭毕竟不是花香，为富无道，有钱无识，我当他们是一堆堆的垃圾！对于有权人，我瞧不上，他们是什么东西？只会抓着权力不放，也不怕人鞭尸三百！有权无知、掌权不仁，我当他们是一只只王八！像世叔他，只要活得很有力气，无钱无权，只要天地良心，自在逍遥，便连老都不惶！谁杀世叔，我就杀他！就算是蔡京，我也血债血偿，必要时，我就算是吞掉一颗太阳，又怎样？当然，做人太凄厉只会气

坏自己，我也不能带整个世间跟我前进，但一个人太软弱、太没骨气，那就苟活不如痛快死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情绪稍微平伏，但脸色依然煞白发寒，只见他苦笑道：

“也许这是一个无父无母断腿人的偏见吧：但就算是偏见我也要当苍穹中的烟花，而不只是一只彭一声就完了的炮仗。”

他用手搭着铁手的肩膀，涩声道，“所以我羡慕你，你温厚；我向往老三，他潇洒；我喜欢老四，他坚定。我…我不能。”

铁手明白。

大师兄很少说这么多的话。

大师兄很少这样说话。

他外表冷傲，但内心激情。

（冷血外观剽悍，但心却热情。）

所以他激动。

（冷四弟也常冲动。）

因而才在他临行前说出这一番话。

（——老大和老四多相似但又多不同啊！）

——自己，还有三师弟、四弟都奉令出京，对付凌惊怖，就只有大师兄，因一双脚行动不便，只有留守东京。

（难怪大师哥内心激荡了。）

“大师兄，谢谢你的教诲；”铁手诚挚地道，“如果没有你，在世叔的身侧，我们师兄弟中谁都不放心离京。

“刘芬是富人，他已享受大半辈子了，我不会为了他去夺金梅瓶；至于对付蔡京这种人，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

以牙还牙，以杀止杀——所以，就算我这双腿子便给，世叔也不会让我去办这事儿的。”无情仿佛读出了铁手此际心中所思，点点头，道，“志士不忘在沟壑，勇士不忘丧其元。程婴杵臼，鞠躬尽瘁，无怨无悔，各尽其力。人生在世，能及锋而用，便可以无憾了。”

他拿出一朵花，给铁手：

“这是世叔交给你的，”他的目光触及了花，充满了柔和，比美丽女人的双眸还剪出更多离愁，“必要时，它也许可以换得一口金梅瓶。”

铁手觉得这花儿似曾相识。

“这是拈花罗汉手上的花，”无情笑道，“原就在你的旧楼上。”

“说起旧楼，我真惭愧。”铁手赧然道，“连雷损这样的敌人潜了进去我都不知道，还连累世叔受了伤……”

“世叔很开心，他僵了雷损三指；”无情道，“他说：要是这时候伤不了雷总堂主，日后恐怕就伤不了他了。”

“好一个世叔！”

“好一个雷损！”

“好一口瓶子！”

“好一朵花！”

“这朵花；”无情温柔的看着那朵在铁手指间的花，“叫做‘梦幼空花’。”

在铁手日夜兼程、去京五百里的路上，还想起了他和无情的对话。

自栖栖人

赶了七百里路的铁手，在未到“七分半楼”的三个要塞上，遇上了三个人，然后在汨眼山脚上，遇见了一个人。

前句看似不通，其实是说得通的。赶了七百里路的铁手，没理由吸遇上三个人。但事实上，这七百里路途上，只有三个人是令识多闻博的铁手暗自惊心，为之骇疑的。

既然是前句说是遇上三个人，后面又说遇上一个人，难道前面三个不是人，或是后那个是鬼不成？**其实是：前面三个是男的，后面一个是女的，同样使铁手怵目惊疑。**

“七分半楼”前三个要塞是：

苦泪乡
大车店
越色镇

“七分半楼”就建在“汨眼山”上。在脚下老远，就看到山顶斜悬着一道飞瀑、两口池潭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对带泪的眼。更远处的火山，喷发浓烟稠雾。

汨眼山脚下有一处**久久饭店**。

明白了这些就很容易明白铁手遇上的人事。

和他遇上的人。

午时三刻廿七分三十一瞬十五刹（“分”、“瞬”、“刹”皆为诸葛先生特别推算出来的“琐碎时间”，认为如此才更精

确的把握时间，尤其是当诸葛排命盘演天文之时，同年同月同日甚至同时同刻生的人的确太多。难以将术数推算准确。故再分计出分瞬刹来《一刹间约有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，一瞬即一弹指，一分则有六十弹指，》四大名捕则沿用了这种计时方式）。

铁手策马路经苦泪乡。

离苦泪乡约两里三碑之处，他看到一间屋子。

一栋会走的房子。

房子在走。一点也不错。

会走的房子。

房子自己当然不会走。

偌大的房子会走，是因为人在拉动，拉房子的人，就像长江三峡的纤夫一样。

但“纤夫”只有一个。

他几乎是背着他的房子走的。

一个人用四根幼儿臂粗的麻绳拉动一整座房子，在烈日下行起，——他把自己当牛不成？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莫非是疯了不成？

房子以木板和砖块、茅草砌成，满壁贴满了裸女。

裸女画得很漂亮。

很圣洁。

拉房子的人脸黑，发黑，全身穿着黑色的衣服，但牙极白眼极白，顶上戴了一顶火红色的僧帽，整个人在烈日下就像一块烧着了的煤炭。

更特别的是：

屋顶上有一头牛。

——他不是牛，他背的才是牛。

牛上有一只斑鸠，黑身黄嘴咕溜眼。

凡他过处，人人都跪倒当堂，膜拜不已。

铁手大奇。

他问当地的人：

——他是什么人？

——他不是人。

——不是人？

——他是神。

——神？

——他是“狂僧”。

——狂僧？梁癡？！

——他不出山已达十一年，却不知何事惊动他的圣驾，路经此地，真使苦泪乡也沾了佛气圣光。

铁手心中惊疑，只见“狂僧”每走九步，即向天大吼一声：

“天不容人！”

再走九步，又向天狂吼一声：

“人不容天！”

又行九步，向天长啸：“人不容人！”

他和那顶屋子已渐渐远去：

“天人不容！”

语音咆哮犹自传来。

他去那里？为什么要去？为什么要这样拖着间满是裸